

历史哲学的特殊性

〔美〕赫勒（Agnes Heller） 达人译 姜文彬校

编史工作必须以史实性为根据，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史实来确定或变换其主题，不过，这项工作已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历史哲学也同样必须按照史实来确定或变换其主题，但历史哲学只有在人们的历史意识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得以诞生，那是比较晚近的事了。编史工作的作用是其它学科所不能替代的，而历史哲学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并非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可以由其它哲学取而代之。因此，探讨历史哲学，便需要一种和分析编史工作完全不同的方法。人们认为，编史工作的标准必须适合史学著作，以便与理想的历史编纂方式相适应。一般说来，尽管其它的一些著作不能适合这个标准，但是有好些史学著作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因此，在讨论历史哲学时，我们无法对历史事实和规范标准这两者进行区别。

关于人类存在的起源这个问题，在哲学上一直是有所反映的，因此，关于人类存在的起源，就不是历史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在哲学上，关于不同（特定）社会制度的出现，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问题。关于国家（或这个国家）如何诞生，财产关系（或特定形式的财产关系）如何出现等等这类问题，总是由哲学家提出来的。因此，关于社会制度发展的问题也不是历史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

哲学家总是谈论社会生活的规律性。他们假定各种不同的相互因果关系，然后再把这些相互因果关系应用到他们时代的社会现象中去。他们总是提出关于社会的概括性论述。因此，关于社会规律的归纳，类型的应用以及关于社会模式的某些结构上的和暂时性的联系的概念等研究，也不是局限于历史哲学。

哲学家总要把“理想的”社会和现存的社会加以比较。因此，关于美好社会的“模型”或“乐园”的设想，也不是局限于历史哲学的研究

范围。

在归纳什么是历史哲学的特殊性之前，我们应该指出，只有其它各种哲学所不研究的才能称之为历史哲学的特殊性。有些过程以及理论上的看法虽首先由历史哲学提出来，并完全属于这一特定的哲学形式，但有些问题却合乎情理地被关于历史哲学，即史学理论所接过去。显然，只有前者才是历史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也即历史哲学的特殊性。历史哲学的特殊性如下：

（一）历史哲学的核心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一切特定的人类历史都从属于这个大写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定的人类历史视为大写历史这棵大树的分枝，也可以把这些历史看成是大写历史这一本质的表现。

（二）大写历史可以理解为是变化的。这个变化是个普遍的倾向，是由大写历史的分支或表现所固有的特定倾向体现出来的。这种普遍倾向应该看作是前进和后退，或者是大写历史一切分支的同一发展模式（前进和后退）的重复。

（三）提出这种普遍的论述，是把大写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即便“历史无普遍规律可言”这一论述，也是关于大写历史的一个普遍论述。

（四）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使我们认识特定的事件、结构或特定的社会。而这种大写的历史则可以由因果关系、最终关系或两者加以解释。所谓历史是个人决定的结果以及历史发展只是某些偶然因素的产物，这种说法等于是把大写历史说成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而不是在解释大写的历史。

（五）存在的起源就是历史的起源。宇宙不是没有主题化，便是只能作为史前史才主题化，并且往往仅仅是作为历史的前提和限度。历史哲学的出现，是随着“世界从昏睡中清醒”，自然科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以及把自然建造成一个纯粹客体的倾向同步进行的。企图把自然科学的

程序应用于大写的历史，从而使社会理论“科学化”，这只是上述倾向所得出的一个方面的结论。

(六) 历史哲学把现在理解为过去历史的产物。这样也可以把人性看成是大写“历史”的产物。人类存在的历史事实便是历史哲学的人类学所要研究的焦点，即便在解释上很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七) 历史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特定分支，它遵循一切哲学的普遍模式。它把“应”与“是”相互比较，进行对照，从“是”推知“应”。在这里，“是”就是历史和史实性，“应”不是包括这两者，就是仅仅指史实性。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应”是历史进程的新的（未来）“一步”，或者是史实性的自我觉察。和所有的哲学一样，这里的“应”可以理解为真与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而也就是真理。不过，假使把存在理解为历史事实，把人类环境理解为历史，那么，就可以把真理与“历史上的真实”或“历史的真实”等同起来。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上的真实”是由历史哲学所组成的。哲学的理想始终是最高价值；“是”就是按最高价值的标准来衡量的。在历史哲学中，这些最高价值即被设想为置身于大写历史或历史事实的未来和过去之中。这样，真理和最高价值都被放在时间关系中来加以确定。

(八) 在历史哲学中，历史的真实性是在未来中得到揭示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历史中，在未来的历史真实中，或者在这两者之中表现出来的。即便我们设想历史真实性置身于过去之中，它也是在未来中得到揭示的。于是，未来就是不应当是什么，而大写历史本身就是从理想（真实性）角度构成的。大写历史不是指往事。包括大写历史或历史真实的过去和未来的，正是现在。我们可以再一次引用黑格尔的话，他说，“历史站在绝对的现在感之中。”

(九) 倘使绝对的现在不仅仅指历史事实，同时还包括历史的“是”和“应”，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在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现在既包含历史记载的往事，又是未来的摇篮。正是现在这个时刻才能根据“历史的事实性”，从中得出历史的一切结论。这个包括过去和未来的现在，是“历

史上的休止”（caesura-in-history）。如果与史前史完全不同的“真正”历史不能在“目前”得到实现，那么世界历史也许就到了尽头，完结了事。正如圣西门（C. H. de Saint-Simon）所说的，“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之后，而是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辈没有看到它，我们的子孙总有一天会进入这个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实现这个黄金时代而创造条件。”

历史哲学和现代编史学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大写历史只能与大写自然相比较。历史哲学是从这个大写自然中和文化区分出来的。但是对编史学来说，这个区分却不是根本性的：编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把握一种特定的文化，并将它与其它的文化进行比较。

(二) 历史哲学要研究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大写历史并不是往事，而是包括过去和将来的现在。因此，历史哲学并不向我们提供有关过去的新情况。它只是把其它学科，诸如科学、艺术、宗教以及主要是编史工作所提供的各种客观情况，从它的最高价值（即它自身的真实性）这个角度出发，加以重新排列。而编史工作要研究的对象则是过去，并为我们提供有关过去的新情况和理论。

(三) 历史哲学并不“叙述故事”；历史哲学不能象编史学那样，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它不会把我们和过去沟通起来。因而，与编史学有关的两个客观性标准，不适用于历史哲学。

(四) 历史哲学并不意味着脱离实际。凡是有实际含义的才能确立历史哲学。全面接受历史哲学，就是必须按照它本身所包含的最高价值来行动，生活和思考。

(五) 编史学并不把现在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确切地说，任何的史学著作都不能证明现在就是这种转折点，而且也不应该进行这样的尝试。

(六) 历史哲学也可以作为编史学的“高一级的理论”，只要史学家接受它，并把它用来解答围绕着有关历史存在的观念而提出的问题。但即便如此，编史学仍须遵循本身学科的规则。史学家可以接受大写历史的概念，但无法研究它，这也就是说，史学家可以接受普遍存在的发展这一

概念，但无法进行争辩，更谈不上证明它了。史学家只能从发展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他自己特定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必须和推理的一般程序，和从“是”中归纳出“应”，从而和证明哲学的真实性相“一致”。任何史学理论都可能被歪曲了的，如果它所联结和阐述的事实是被歪曲了的话。同时，任何史学理论都不可能在上作用上相同的理论所替代。但是，历史哲学却不会被歪曲，即便把历史哲学用来证明其正确的某些史学理论是被歪曲了的。这正是因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倘使人们不再承认构成历史哲学的最高价值的正确性，那么人们干脆就不相信它。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历史哲学不能满足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好奇心。但作为历史意识的表现，历史哲学却能满足深深扎根于这历史意识之中的其它一些需要。那么，是一些什么样的需要呢？

历史哲学提出的是一些简单的问题，虽说回答这些问题很简单。这些简单问题是由普通人提出来的，实际上它反映了每个人在这世界上的生活经历。我们经历了价值和制度的变革，我们知道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乃至古代人们的命运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我们天天都碰到新的事件，取得新的经验，我们投身于新的事业，或者因旧制度的崩溃而遭挫折。我们是世界灾难的牺牲品，因而翘首期待这晨曦的微光。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而一旦发觉希望落空，就感到绝望。我们要问，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要问我们的生活和斗争是否毫无结果？我们要问我们子孙是否会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比我们的好还是坏？我们要问将来能总比现在好？如果比现在好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如果比现在坏，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失掉机会”的？这些都是每个人每天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作出回答。历史哲学尤其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历史哲学要回答的恰恰就是这些问题。

必须指出，一切哲学的最新价值（真实性）具有人类存在的观念。历史哲学的最高价值（真实性）应理解为历史的价值或理解为与我们环境这一历史产物有联系的化身。因此，历史哲学的最高价值便是作为史实性的人类存在的真理，也

就是历史存在的真理。人类存在的观念便应理解为历史存在的观念。在把人类存在的观念转化为历史存在的观念的过程中，历史哲学就是某一个时期历史意识的表现，在这个时期中，人类自我意识到他们既作为个人又作为物种存在的史实性。历史哲学是反映普遍性的哲学。它大约产生于法国革命之际，其形式是多种多样，但都把人类存在的观念看成是历史存在的观念。这样，所有历史哲学能够，而且仍然能够满足过去或现在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因为历史哲学要回答的恰好是每个人所提出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可见，历史哲学的定义比我们常说的要更广些。有一些概念把这一定义仅仅局限于主张普遍性的发展这一类哲学。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反对发展学说，并将其斥之为“特殊的历史哲学”的哲学，却在一切根本上与主张这一学说的哲学源出同流。历史哲学并非起自黑格尔迄于马克思这个时期所独有，而是以往两百年哲学的普遍倾向。因此，历史哲学不是哲学发展的例外，而是哲学发展的必然。即便人们赞同这一说法，即认为黑格尔哲学是“范例”，是历史哲学的“理想代表”，那也决不是唯一的典型。人们显然不能从所有历史哲学中找出历史哲学的一切方面和特点。但是，这些特点的绝大多数，却是构成历史哲学的基本要素。沃特金斯(Watkins)说过：“历史哲学试图把握未来，而没有认识到，如果我们知道了未来，人们便能控制现在，所以，这样的发现是毫无用处的”。沃特金斯在这一论述中，把历史哲学的错误意识按其表面价值予以接受。尽管历史哲学试图“把握未来”，但实际上，它从来没这样做过，因为这是无法办到的。历史哲学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它要解答人们提出的关于历史存在的观念等问题。这样，历史哲学就大大超越了其本身所要完成的任务。于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未来，其形式不是失去的乐园，便是重新获得的乐园；不是光明，便是黑暗；不是什么都能实现，便是件件都要落空。形式虽千变万化，但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历史哲学使人们感到未来“充满着时间”。但这就不是件毫无意义的事。它预示着希望和警

（下转第36页）

论文降重，论文修改，论文代写加微信:18086619247或QQ:516639237

论文免费查重，论文格式一键规范，参考文献规范扫二维码：



[相关推荐：](#)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拂去历史尘埃 塑造真实人物](#)

[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

[中国盗墓者糟蹋了几千年的历史](#)

[历史哲学的特殊性](#)

[论《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基督教因素](#)

[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浅谈康德哲学的特殊性](#)

[论历史认识的特殊性](#)

[以回归实现超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主义思想探析](#)